



圣严法师·著

宗教与人生

——
神通与人通

神通真的法力无边吗？
在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时代里，
何处是人生的归宿？
身心的安顿，心性的超脱，
就在一念之间。

华夏出版社

圣严法师·著

宗教与人生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人生/圣严法师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3

ISBN 978 - 7 - 5080 - 5660 - 9

I. ①宗… II. ①圣… III. ①宗教哲学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243 号

宗教与人生

著 者:圣严法师

责任编辑:梅子 晓燕

图书策划:北京世纪拓普图书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燕辉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 编:100028

电 话:(010)64663331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 × 960 1/16

印 张:16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80 - 5660 - 9

定 价:28.00 元

华夏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请随时联系

目 录

行走在缺陷处处的人生道上	001
再谈走在缺陷处处的人生道上	025
人格在寂寞中升华	042
苍凉的人生	050
人心的安顿和自性的超脱	055
从人生的痛苦到人性的升华	075
从人与人间到解脱之路	091
怎样准备人生的最后	100
谈神通与人通	107
理想的社会	119
美丽的未来境界	128
宗教行为与宗教现象	143
东西方宗教的汇流	173



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	179
再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	199
人的佛教	216
佛教的孝道精神	227
佛教对福寿康宁的看法	232





行走在缺陷处处的人生道上

一、人生的现实面

我人生而为人，生而为生死不已而又无能解脱生死、无从得大自在的众生之一，这一人生境界的存在，其本身的现象及其所能产生的种种思想言行，就是一大虚妄和一大缺陷。所以在我人历史文化的演进上，在现实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上，随时随处，只要有着人类生存的所在，不论群居与独处，人们都会存有一种“冲破现状”的冒进意念，以及其从事于冒进的努力。虽然由于教育环境和个人修养（生活——人格知识的修养）的不同，其冒进的意念和冒进的努力，有着善、恶、美、丑、积极创造和消极颓废（如不满现状或现实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变成疯癫，乃至自杀的人们）的种种差别，然而人们之想冲破现状的基本观念，却是一样的。可是不幸得很，人类自有生民以来，为了冲破现状、为了争取理想，经过了不知多少先民的努力，也不知努力了多少年，时代虽然在进步，现状也在不断演变，奈何

◎ 行走在缺陷处处的人生道上 ◎





人类的希望或理想，总是把人生的现实，远远抛在背后，使得生活于现实中的人们，永远也追赶不上像这种步步移动的人类历史，和经常不能满足要求的人生境界，岂不就是人类生存的一大悲哀！因为人生乃至一切万物的存在，就是一大虚妄和一大缺陷，我人以虚妄不实的人生和缺陷处处的身心，去追求理想、创造理想，理想也就成了虚妄和缺陷，这种虚妄和缺陷的理想，即或有其完全变成事实的一天，但因它是虚妄而不是究竟，是缺陷而不是圆成，人类的生存，也就永远站在各个历史的立足点上，看理想之山的远景，却永远是停留在“站在此山看彼山高”的现实之中，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是最后最高境界的实现，却是一个不可知的无限期和无穷远了！

由此可见，我人虽自觉实实在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生存在各自的现实之中，但是，试问：我们的存在是存在于什么之上或什么之下呢？我们到底抓住了一些什么东西作为人类努力的最终目标？即使他是大哲学家，也是无从解答，因为古人发明的真理，到现在已有些变成了不是最高的真理。那么，我们看古人如此，后人之看我们，又何尝不然？所以庄子要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正因为庄子的慧力，不能穷究宇宙界和人生界的一切事物而加以认识辨别和解答，所以他说“知也无涯”，以为用我人短短而极为有限的生命，要懂得



一切的事物，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否则的话只有强不知以为知的病害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庄子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思想家，但他依旧还是一个人。所以庄子还有这样的一段话：“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磨，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怱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哀痛，是一种不知生前，尤其是我人非死不可而又不知死后的哀痛！可知人生是一大虚妄、一大缺陷，也是一大无知，请我们各自反问自己：我对我们地球所处的太空世界的天文知识，懂了多少？恐怕即使你是当今权威的天文学家，也会觉得对于天体的知识，幼稚得非常可怜！我对我所生存的地球，认识了多少？对人类整个的历史文化，知道了多少？对民族和国家，明白了多少？对社会环境，清楚了多少？对父母子女和亲戚朋友，了解了多少？乃至我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美德和罪恶，又觉察了多少？至于我人的生前和死后，自不必说了。单问这些，我们就可发现自己的所知，几乎即等于无知了！所以圣人而如中国的孔子，还要“入太庙每事问”，以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主张“不耻下问”，正因自知无知，才能虚怀若谷地去“敏而好学”。可是，人总是人，所谓学到老学不了，人之学与不学，只是小无知与大无知、小





缺陷与大缺陷之别，缺陷终究还是缺陷。

二、佛教的人生观

然而，人生之可贵与人生之庄严，竟又全部表现在这一自知无知的自知缺陷，而来力求充实和弥补的精神之上，由此，人类的历史才有进化，由渐次的进化而形成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例如笔者之能着手于这篇文字的写作，也是出于这一缺陷的迫促，虽然笔者自己便是一个缺陷的存在。因为自知缺陷，而来力求弥补缺陷，总比不来弥补的好。不过有的人的弥补方法是自我安慰的自圆其说，好像掩耳盗铃或鸵鸟的心理一样，只要把耳朵塞起来，将脑袋闷下去，就觉得安全自在了（如西方的宗教徒）。有的人的弥补方法是以缺陷的本身去补充缺陷（如世间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有的人却是叫人以摆脱缺陷而来弥补缺陷，实际上，也只有完全摆脱了缺陷，才是真正的没有缺陷，因为人生就是一大缺陷，所以只有超出了生死界限，才有达到真正圆满的希望。那么，释迦世尊说法四十余年，就是说的教人超出人生生死界限的种种方法了。

同时，正因为佛教的思想，是叫我人超脱人生生死的大缺陷网或大虚妄海，所以就引起了许多思想家的非难和指责，以为佛教要人摆脱人生生死的现实状态，而去追求一个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无疑是表明了佛教的



人生观，是厌世消极而逃避现实不敢面对现实的一种思想，例如近世的实验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公元一八四二至一九一〇年），就曾这样批评过佛教：“佛家的涅槃，其实只不过免去了尘世的无穷冒险生活。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其实只是一班懦夫，他们怕经验，怕生活……他们听见了多元的淑世主义，牙齿都打颤了，胸口的心也吓得冰冷了。”（《实验主义》二九一至二九三页）他又说出他自己的主张：“我吗？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是需要冒险的；我绝不退缩，我绝不说‘我不干了。’”（《实验主义》二九六页）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说是詹姆士的无知或武断，只因为他是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人，他对于佛教的陌生，是因佛教的思想文化，在西方世界中的传播尚在萌芽期间。所以詹姆士的曲解佛教，我们不必苛责，我们只希望詹姆士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同路人，本着探求真理的宗旨，对于佛教的思想来细心研究一番。比如佛教既然消极逃世，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后，为什么不立即进入涅槃，而要苦口婆心，往返跋涉地说法度众？佛教既然是厌世而又不面对现实和正视现实的，佛教中的诸佛菩萨，怎么又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心大愿？这一悲心大愿，又何止是一般所谓冒险的精神所能相比相望？因为佛教虽然主张出世，但其出世的方法，却在入世，唯有人世最深，而且是作纵横面的一往深入，才会穿过世间，冒出世间的界限，





而进入出世的境界。如果说世间是一个大球体，那么佛教的出世，并不是我人站在一个空间的立足点上，单独直升而像直升喷射机样地向上飞腾，乃是叫人深入球体的每一个部分，穿透了球体，先能在球体之中做大活动和大开垦，而达到了游刃有余的程度之后，才是超出世间或人生生死的时候（请参阅“人心的安顿和自性的超脱”一文）。可见，我人要成佛，要得大自在、大解脱、大究竟、大圆满——大实在和大满足，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奈何，一般学人之不能对于佛教做深入的研究，只在表面上以各自的见解和心量来看佛教，曲解与误解，实属难免！即连一些自命为学佛修行的佛教徒们，也难免没有这一可能。

三、救世的思想家

为了人类的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地困扰着整个人类生活，故在“冲破现状”的意念之下，给我们人类的历史，激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他们都能本着扶倾济危、解困救厄的心意，为人类的病痛和人类社会的病态，开出了各自所以为对症下药的方案。这一种心怀，站在人生求出路求落实的观点上说，都是值得赞美，也值得庆幸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今的社会情状，能不能和其他类别的动物世界有些什么两样或高尚，实在是个很大的



问题！可是，历史慢慢久远了，思想家渐渐增多了，他们各自为人生开出的方案或出路，也跟着增多了。这些种种的方案和出路，摆在人类大众的面前，正像将一大盘质量、色彩、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糖果摆在一群初进入幼儿园的小朋友面前，琳琅满目，蔚为人类文化的壮观镜头。使得绝大多数的人们，真不知道何去何从，看起来样样都有它的道理，好像每一粒糖，都会使得小朋友产生出来甜的感觉，即使是裹着糖衣的毒药，然在没有中毒死亡之前，根本辨别不出它会叫人中毒。为什么呢？岂不是因了人类的无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孙中山先生主张“知难行易”，绝大多数的人们，确实如此，即使被历史公认为先知先觉的人物，又何尝超出了这一“不知所从”的心理现象，任便他们已为人生问题开出了若干个似是而非的出路，但有更多更多的问题，他们仍然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人的本身就是一个大缺陷，要从大缺陷中觅取大满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尽管摆在人类面前的是一个大无限的大缺陷，但是人类的意志，总是不会放弃了觅取一个大满足的希望和努力，这也就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荣绵延而不亡族灭种的主要原因，因为大家都希望生存，且还要求生存得更安全更美满和更有意义，凭着这一要求生存的意志，才造成了人类的世界和人类的历史，所以中山先生的历史观，是着重在“生”的一个意义之上，而被称为“唯生





史观”或“民生史观”。可是不幸得很，在这一个要求生存而又要求满足的情形之下，人类的文化固然在逐渐升华了，同时人类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求满足”的欲望，迫使人们发狂，引起一些丧心病狂者的抢劫侵略和奴役。直到目前为止，在每一个国家政府或社会体系之中，虽各有其法律制度，维护着该单元中的每一分子的权益和安全。然而，放眼看去，如今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岂不正在准备随时拿出核子武器来，毁灭我们的人类世界吗？这一战争的威胁，比起洪水猛兽对于我们原始祖先的威胁，岂不更为严重！更为可怕！

这一空前的威胁固然可怕，但其威胁的原始意识或原动力之产生的当初，又未尝不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和拯救人类的苦难，比如共产主义之产生，在马克思的当时，因为他自己饱受了穷困的压迫，并且又同情西方世界产业革命后的劳工生活，工资之低、工作时间之长、工人生活之毫无保障、特别是童工的惨状。马克思想要冲破这一不合理的现象，才产生了他的阶级意识的共产思想，想不到他的这一思想，竟会引起了当代思潮的重大变化！又如基督教的产生，是因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摩西，为了要使他的民族脱离埃及的奴役，才假借一个叫做耶和华的民族保护神，作为民族运动的号召，而使流亡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民团结起来，逃出了埃及王的权力统治。这个出发点，未始不是可歌可泣的壮举，



然而他以宗教的迷信而大肆屠杀埃及的臣民（如《旧约·出埃及记》所载），却是这一壮举的反动了。及至耶稣出世，根据犹太教而创立基督教以后，耶稣本人，固为犹太教所迫害，而在基督教抬头之后，竟又反过来数次狠狠地屠杀了犹太教徒。同信一个上帝，同是一个上帝（是基督教的说法）所创造的儿女，彼此残杀，竟会如此之惨！

正因为大家都有缺陷，所以大家都想求满足、求发展，而又不能沟通彼此的愿望，共同协力，来向一个目标迈进，所以才有人与人间的纷争，才无法求得一个永久的和平。人类世界的思想太多了，每一种思想都代表着一种渴望求其实践（不一定就能实现）的主义，同时也可能潜在着一种给予人类的危机。人是一个缺陷，缺陷创出的缺陷，那么缺陷的本身，就是一个危机——假如当在发觉危机尚未成熟之前，而不能予以及时改进或避免的话。譬如美国独立之后而影响成功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争自由，争平等，讲博爱，可是因误用自由平等，而死在自由平等之中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著名的罗兰夫人，便是因此牺牲而成名！又如林肯解放黑奴，终死于黑人之手；甘地为印度独立而努力了一辈子，临了竟被他自己的同胞刺杀！因为有了缺陷的人，一方面想自求满足，另一方面又不能发现一个或一样足可满足自己要求的人物，事实上也的确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真正地来满足任何人的所





有要求。所以历史上的圣贤，也不能没有如此的遭遇，如佛教的释迦世尊，他的法身固属满觉圆通的无漏境界，可是佛的人身仍为有漏，释迦世尊也会如常人一样的便溺，也会衰老死去，也会头痛，也有人对他不满与愤恨，而想加害于他；中国的孔子，他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故在孙叔、武叔看来，孔子还不及他的学生子贡来得贤明；耶稣对基督教徒而言，是极为神圣崇高的，但当耶稣受难遇害时，被行刑者置于两个强盗中间，而且加以轻言戏笑与侮辱。

因此，任便世间代代有人歌颂完人圣人，和追求那些完人和圣人的境界，但是人人只能自许为向往圣贤的圣贤之徒，而不得自称其本身就是圣贤。有人以为“圣域无止境”，因此而有所谓儒家所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安慰话来。

如果要把现有的一切思想（包括宗教思想），摆在“圆成”或“圆满”的天秤上衡量一下，以照笔者的看法，除了佛教的思想能够胜任之外，实在没有一个撑得起来。虽然佛教的思想，在时代的眼光中，仍然需要做一番凝聚和开发的工作，亦如在佛灭之后约五百年的光景，印度之有龙树（Na - ga - rjuna）、马鸣（A \ svag - hosa）及天亲（Vasubandhu）、无著（Asan. ga）等对于佛教思想的再肯定与再发明。但是佛教基本思想的稳固性质和究竟价值，是历久常新的。佛教不必乞灵于任何的神秘和权力，仍能解答任何一切的问题，犹可圆融无



碍。佛法是从佛的大觉智海之中流露出来，所以能够圆融无碍，对宇宙界的自然现象，对人生界的伦理关系，不偏不废，也不执不着。最大的发现是“缘生论”的物理观和生命观，一切的一切，在佛法的眼中看来，毫无神秘可言，无论什么事物，只要它的因素够了，便会形成它的结果，那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同时，佛教的最后境界是圆成，圆成的毕竟观念，却是无形无相而又如《圆觉经》所说：“圆裹三世，一切平等，清静不动”的。实际上，我人也唯有完全放弃了现有的身心境界，和身心所处的境界，才是彻头彻尾抛开了人生的缺陷，而迈入圆融无碍的境界。这一境界在人们粗看起来，似乎是逃世的。然而笔者在前面说过：“唯有入世最深，而且是作纵横面的一往深入，才会穿过世间冒出世间的界限，而进入出世的境界。”由此可见，为了真正的满足，就不得不设法抛掉现实的缺陷，抛掉缺陷，便即抛掉人生，要抛掉人生，又不得不先来肯定了人生，深入人生而期通过人生，再超出人生。所以佛法的宗旨在教人出世，而出世的方法，则在教人更为积极地入世了。

四、东西方各说各话

佛教以外的其他思想，没有一种是能够彻上彻下圆通无碍的，不是出于武断，便是诉诸神秘，最开通的思想也不能不有所存疑。其中除了如唯物思想之绝对武断





之外，还有一个共通的特性：相信创造主或自然神的存在。西方的宗教家或基督教的经院派哲学家，固然相信有个上帝创造了万物，也主宰着万物。即使自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到今日英国的罗素为止，他们的心中，也各有各的上帝的观念，虽然他们是泛神论或是接近于泛神论的有神论者。如泛神论的代表，斯宾诺莎的上帝，并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之能生杀予夺，而是一个只能自爱和被爱的上帝，上帝既无法爱人，人也不可以爱上帝而希望上帝也应该来爱他作为报酬。泛神论者的上帝，是大自然的代表意义，因为他们识不透大自然的奥妙，自身又处在这个大自然之中，所以把大自然神格化了起来。又因为明明知道大自然的对于人类意志虽有阻碍之处，却不会绝对主宰，尤其西方人的思想中（非基督教思想）以为人类是可以慢慢征服自然的（故有种种科学的努力和成就），人类前途的命运好坏，全看人类自己的努力改进与否而定，所以不能承认上帝有任何的权威作用。再说我们中国，中国的孔子，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大思想家，他除了人生社会的伦理问题，绝少谈到人生以外的形而上学。所以孔子要“不语怪力乱神”，要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对于生前死后的问题，总是存而不论的。孔子虽主张“慎终追远”，但其追思的意义并不代表他承认人死之后还有灵魂，只是给死者的恭敬及予生者的安慰。所以他对祭神的观念也是“祀神如神在”的，而不是肯定真有神的存在。原因在他所以为

